

《桃之夭夭》白金级畅销经典

亿万 IV 大人物

东尽欢

著

DONGJIN
HUAN
WORKS

人气女王
[东尽欢]
跨种族恋爱
虐狗篇

抖M总裁的心声：我就爱你有力气！

龙家小妹有一宝：软绵绵，圆滚滚，可爬树，可接物。

究竟是何方神器？

慕皓天百思不得其解——

- “把你刚才爬树用的工具卖给我，我出双倍价钱。”
- “你才是工具！”
- “那是武器？卖给我吧，价钱你开。”
- “那是尾巴！不卖！！”

当你遭遇★强拆★追杀★被男主玩坏

随时都有可能去见上帝，你会……

自暴自弃\甩出一沓人民币，跟男主说：“陪我一夜！”

YIWANDARENWU

亿万 IV 大人物

东尽欢 著

 广东旅游出版社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悦读号·悦旅行·悦生活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亿万大人物. 4 / 东尽欢著. —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6. 11

ISBN 978-7-5570-0461-3

I. ①亿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96139号

出 版 人: 刘志松

总 策 划: 邹立勋

责任编辑: 何清文

文字编辑: 曾 桦

封面设计: ●TITI设计· QQ: 9692771
1689522@sina.cn

内页设计: 李 娟

封面绘制: 夏 叉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8号银政大厦西楼12楼)

邮编: 510030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湖南省望城湖南出版科技园)

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10印张 295千字

201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0000册

定价: 26.80元

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目录

CONTENT

YIWAN ————— DARENWU ————— IV

第一章

/001 坏事万万做不得

第二章

/016 谁家美人撩春心

第三章

/033 模特这职业

第四章

/048 狭路相逢勇者胜

第五章

/062 小白兔与黑寡妇

第六章

/078 理想与现实

第七章

/096 鱼与熊掌的选择

第八章

/112 “坑爹”的英雄救美

第九章

/126 被发现的秘密

第十章

/140 才艺与工作

第十一章

/153 慕父的三观

目录

CONTENT

YIWAN ————— DARENWU ——— IV

- 第十二章
/168 两千块的交易
- 第十三章
/179 祸水红颜
- 第十四章
/194 坠楼与家人
- 第十五章
/211 来自龙家的压力
- 第十六章
/227 地下恋情
- 第十七章
/242 欢喜冤家
- 第十八章
/256 执着与冲突
- 第十九章
/273 翻盘的机会
- 番外一 /287
- 番外二 /302

► 第一章 坏事万万做不得

—YI WAN DA REN WU 4—

殊晚从葬礼上回来，脚步虚浮得如同踩在云端。

她是婶婶收养的孩子，二十年来无忧无虑，可人有旦夕祸福，婶婶突发心肌梗死去世，灵车，棺木，火化。葬礼结束，尘归尘土归土，殊晚才相信婶婶是真的死了，她开始思考“死亡”到底是什么概念，回家的路上一副犹自在梦中的状态。所以，当她走进小区，看着陌生的工地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
小区里有许多工人在忙碌，六层楼房被推倒，铲车、挖土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，绿化带中的树木被齐刷刷铲倒，鲜花惨遭蹂躏。

殊晚愣愣地看了好久，又出门看了看门牌号，确认这是自己住的小区，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：“你们干吗把我的房子拆了？”

“2号是动迁的最后时限，现在已经是5号。”负责拆迁的是个光头男，名叫陈三猛，人如其名，长得高大威猛，三十六七岁，面相有点凶。陈三猛从口袋里摸出拆迁协议，指着纸上最末的签名，道：“你看看，严寒梅签了字。”严寒梅是婶婶的名字，房子是她十几年前所购，小区不旧，但这片地被一家有名的地产公司看中，准备建成新的商业中心。

陈三猛斜了殊晚一眼，抖着协议没好气地道：“字签了，钱也给了，别人都搬走了，就你们迟迟不搬！还想当钉子户不成？！”

“婶婶去世了，我没有精力搬家。”殊晚与他辩解，“好歹提前通知我一声，多给我两天时间吧。”

陈三猛从鼻中发出冷哼：“你知道多耽误一天，公司要损失多少钱吗？”

殊晚无奈：“我家的东西呢？”

“没时间收拾。”陈三猛不屑地看她，“是你违反协议在先，我不叫你赔钱就已经不错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们……”殊晚气结。

陈三猛懒得理她，一副仁至义尽的表情。口袋中的手机突然响起，陈三猛走开两步接起，态度陡然转变，笑容满面点头哈腰道：“杨总，事情办得十分顺利……小美女回来了，但她一个黄毛丫头没钱没势能把我们怎么样……你放心，我这两天一定叫工人连夜加班，将这一片夷为平地，保证让大老板满意。”

接着电话，陈三猛猛然抬头，发现远处殊晚正偏着脸看他，面色冷凛目光如剑。他被盯得一阵心虚，这事情做得不厚道，人家姑娘前脚去办葬礼，他后脚带着人就把房子拆了，简直丧心病狂。

这事原本不该这么急，拆迁协议上写的时间也并非死限。可总经理慕皓天即将来本市视察，这个老板做事雷厉风行，视察也来得突然，杨总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急于邀功，火急火燎地下令——拆。

挂了电话，陈三猛朝殊晚走过来，递给她一个信封：“这里有五千块钱，我跟上头说了好多好话，他才同意额外补给你的。”

他明明没有说好话！

殊晚有着独特的听力，刚才把他们的电话听得清清楚楚，看着他递过来的钱，道：“我家那么多东西，就值五千？”

“爱要不要！”光头男黑着脸，凶巴巴地道，“你耽误了我们公司三天时间，要真跟你计较，怕你赔不起。”

太欺负人了！

殊晚气恼。仿佛只是刹那间，世界就天翻地覆，物是人非，她连个缅怀回忆的地方都没有。

那个传说中的大老板，殊晚以为是大腹便便、秃顶脸圆的中年人，却万万没想到，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他在若干员工的簇拥之下，来到已被

夷为平地的工地。

殊晚躲在推土机后，直直地盯着他，他穿一套得体的黑色西装，身材挺拔，脸庞像玉雕一样精致。

这是个好看的男人。

但殊晚不关心他长得是否好看，心头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：就是这个男人，派人拆了她的家。

残砖烂瓦就是最好的物证。

工地上灰尘游动，他微抿着唇，略显清冷严肃，一双黑色眸子幽暗，仿佛河底暗藏的礁岩。

一看就不是善茬。

殊晚暗暗地握了握拳：是你逼我的。

殊晚原本是个乖顺本分的孩子，但兔子被逼急了也咬人。

正在视察工作的慕皓天驻足，他有一种被人当作猎物的感觉。

他环顾四周，并未发现异常。

慕皓天并非专程来此地视察，他刚去了另一座城市，距此地只有一个小时车程，便顺道来看看项目进展，明天一早就离开。晚上是鼓舞员工士气的宴席，慕皓天象征性地动了几下筷子，便找了个理由离开。他刚出饭店，还未走到停车场，身侧的保镖忽然倒下，慕皓天转头，未看清任何人影，只觉得颈上一痛，随即两眼一黑晕了过去。

慕皓天醒来时，眼前一片漆黑，身下是硬邦邦的水泥地。慕皓天心叫不好，双手在黑暗中试探性地摸索，想弄清周围环境。

他正摸索中，头顶上方传来一个声音：“你出不来的。”

那声音很怪，似是故意压着嗓子，辨不出是男是女。

这是一处废弃工厂的仓库，这个库房有些特别，七八米深，四壁光滑，楼梯早就被撤走，在没有救援或工具的情况下，除非慕皓天变身壁虎，不然，他上不来。

慕皓天身上的手机、钱包等物品统统被收走，他仰头朝上看，上方昏黑一片。慕皓天看不清人影，他来清水市是临时起意，没想到却被人盯上了。

慕皓天还算从容，朗声问：“谁让你这么做的？给了你多少钱？”

殊晚站在仓库上方，捏着嗓子粗声粗气地回他：“有钱了不起吗？”有钱就可以随随便便把她的房子拆了吗？就可以趾高气扬不通人情吗？

慕皓天不骄不躁道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

殊晚恶声恶气道：“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。”

她要把慕皓天扔在这里饿几天，让他孤立无援饥肠辘辘担惊受怕。不过，殊晚没有欣赏别人惶恐惊惧的恶趣味，她转身离开。外面夜市正热闹，殊晚有些饿了，熟门熟路地走进一家餐馆，喊道：“老板，一碗牛肉面，两个炸鸡腿。我的牛肉面别忘了多加一份牛肉。”

晚上，殊晚在旅店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袋里不时闪出慕皓天的身影，心里想着：他的部下有没有报警？要多少天才能找到他？还有那个被打晕的保镖，会不会留下后遗症？

殊晚心中忐忑，由此可见，做坏人是需要一定天分的。

其实，中朗地产的拆迁政策是不错的，公司将重新赔付业主一套精装房屋，面积比原来的只大不小，位置就在即将动工的商业中心。因为房屋两年后才能交付，中朗地产额外补偿业主两年的房屋租金。

问题就出在拆房的过程，来得如此突然不近人情，殊晚难以接受。

思来想去，她决定给慕皓天两瓶水喝。

殊晚于深夜回到工厂，慕皓天已经放弃了无谓的努力，坐在地上养精蓄锐，他没睡着，在深思对方的目的。既然是绑架，必定谋财谋利，他等着对方先摊牌。

他没想到却等到上方扔了两瓶水下来。

上方之人依旧粗声粗气地说话：“你最好祈祷你的人早点找到你。”

若是他一直不能被找到，殊晚过几天还得费力把他弄上来。

慕皓天在下方说话：“我们谈谈吧。”

“没的谈。”

“我看你这个人不是很坏，说条件吧。”慕皓天扬起脸，“钱？还是别

的东西？合理范围之内我会答应你。”

他还能把她的家原原本本还给她？殊晚没好气地道：“我什么都不要。记住，以后别太嚣张。”

她不想和资本家说废话，转身就走，走开十多米远，听到空气中有异样的声音。

慕皓天也听到了，不由得惊讶：“什么声音？”

殊晚回头一看，仓库上方的楼板因锈蚀发生断裂，在重力的作用下，库房迅速坍塌，“吱嘎——哐——”整块楼板塌落。

楼上堆有许多废弃物，石子、沙砾、包装袋，甚至花盆。所有东西轰然落下，直直砸向坑底的慕皓天。

他不被砸成肉泥，也会脑浆涂地。殊晚想着。

殊晚面色大变，苍天做证，她只想给他点颜色瞧瞧，没想谋害性命！

电光石火间，她如一道幻影回到仓库边，裙下一双长腿消失不见，化为一条水桶粗的尾巴，十几米长，缠住慕皓天的腰，一卷，一带，将人拉上来。

“轰——”杂物落在地面发出闷雷似的响声。

接着，还有余响震动，“哐哐”！

慕皓天虽然看不清，却依稀能猜出发生了什么。最初少许灰土落在他脸上时，带着铺天盖地的危险气息，他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，某样东西缠上了他的腰，继而大力将他带出。

营救十分及时，慕皓天能感觉到杂物落在身后带起的风声。若晚一秒，他恐怕已经被埋在杂物之下。

他摸到缠在腰间的物什，不是机械的冷冰冰，不是绳带的软绵绵，十分奇怪，那东西是圆滚滚的，手感光滑柔润。

周围依旧昏黑一片，但黑暗并非千篇一律，有的地方浓些，有的地方淡些。慕皓天看到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，它似乎很长，拖在地上盘曲弯卷，一片黑灰色。

慕皓天不知道这是何种武器，又摸了摸，比婴儿的皮肤还光滑，手感似乎不错。

倏然，那东西消失无踪，由于长尾的突然撤离，慕皓天失去平衡，撞在

对面的人身上。

殊晚呼吸不匀，十分紧张，连声音都变得吞吞吐吐：“不许，不许把今晚的事说出去！”

声音依旧是粗声粗气，带着刻意的掩饰。

慕皓天忽然想笑，别装了，女人，我撞到你胸上了——他的手正好按在对方胸部高耸处，丰满而富有弹性，貌似挺有料。

“你！”殊晚又气又怒，一把打开他的手，“流氓！”

资本家都是流氓！

慕皓天趁机一个右勾拳打过去，对准她的下巴，用尽全力一击，别说对方是个女人，就算是个男人，也会被他打蒙。拳风凌厉，就在即将触碰到对方时，对方轻巧地避开。

慕皓天诧异，攻势不减，一击扫堂腿踢过去，遒劲有力，狠辣无比。

人与怪的对决，胜负毫无悬念——慕皓天被放倒，他连对方动作都没看清，就被打翻在地。

殊晚反剪了他的双手，慕皓天奋力挣扎，一个女人力气居然这么大，他的挣扎如同螳臂当车，没有任何效用。

“你是人吗？”慕皓天气呼呼地质问。他学过专业的格斗，可他的反抗在她面前薄弱得如同一张纸。

殊晚怔了一下：“你无良！比我更不是人。”

慕皓天想破脑袋也猜不到对方真的不是人，他以为她是身经百战的雇佣兵，她的身手，堪比传说中的“黑寡妇”。

殊晚拽起慕皓天在废弃工厂里转来转去，她找到另一处仓库，和之前的一样，是处深坑。这里没有楼板，不用担心坍塌，殊晚又把慕皓天放了进去。

无良资本家，好好在坑底待着吧。

“喂，我付双倍的钱！”看她要走，慕皓天赶紧喊她，“我知道有人雇用你，如果你为我效力，我付双倍。”

殊晚没回应他。

“不然，三倍。”慕皓天不差钱，“黑寡妇”应该是为钱卖命。

殊晚没好气地道：“你要是还这么嚣张，我就多关你几天。”

殊晚回到旅店，因这是她头一次报复别人，心神不定。殊晚的成长和普通女孩子没有太大差别，平民家庭，九年义务教育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虽没有父母，却有婶婶疼爱，衣食无忧，年少不识愁滋味。

婶婶在江边捡到她，那时她只比巴掌大一点，上半身与婴孩无异，但缺了两条腿，腰际下是一条长长的尾巴。

她不是人。先天基因决定她的不同，虽然没有经过训练，但慕皓天的好身手在她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。

算了，饿他两天，就把他放了。殊晚如是想。

翌日晚上，殊晚准备再给慕皓天两瓶水，她来到废弃工厂，但那处深坑里已经没有人。

慕皓天不见踪影。

殊晚有些失望，心想居然这么快就被找到了。

也罢，省得她忐忑不安成日忧心。

殊晚离开废弃工厂回到旅店，意外地，她看见了慕皓天身边的那个保镖，他被殊晚打晕过，但应该没有留下后遗症。他急匆匆地跑入酒店，拿着慕皓天的照片询问前台：“有没有见过这个男人？”

前台摇头。

保镖名叫阿响，此时满面焦急：“那有没有见过什么可疑的人？”

前台继续摇头。

“如果发现什么可疑的人，一定要报警。”阿响拜托道。口袋里手机响起，他无奈接起：“慕老，还没有慕先生的消息……已经报警了，公司也派了人在找，我正在到处打探……目前绑匪还没有打电话。”

殊晚竖起耳朵听着，心想：怎么回事？

没有得到任何消息，阿响失望地离开。慕皓天已经失踪一天一夜，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警已经报了，但光指望警察怕是没什么用。公司派出了全部员工，甚至连临时民工都用上了，但是截至目前，没有任何线索。

殊晚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满腹狐疑，慕皓天没被他们找到？

下一日，殊晚逛街时又看到了阿响，他仍旧脚步匆匆，脸上满是焦虑与疲惫，继续打听慕皓天的下落。殊晚心有迷惑，悄悄地跟上他。她的听力和人类不在同一个水平上，当她侧耳聆听时，几十米内每一个细微的声音都逃不过她的耳朵，虫鸣风动，叶落水滴。

阿响的手机又响了，他看了号码，走到偏僻处接起：“慕老。”

电话那头是慕皓天的父亲，中朗集团的董事长，说：“有消息了，绑匪十分钟前打来电话，要赎金八千万。”

“追踪到了吗？”阿响赶紧问。

慕父道：“他们很狡猾，装了反追踪系统。阿响，你先不要声张，莫惊动警察，如果钱能解决事情，那我愿意付钱。不过我们得做两手准备，我请了两名私家侦探带着保镖赶去清水市，怕付了钱对方不肯放人。”

电话那头的声音清清楚楚地被殊晚捕捉到，她只觉脑袋里轰然一声炸开——慕皓天被绑架了。

有人在废弃仓库发现了慕皓天，这帮人很坏，救起他的同时，绑架了他。

殊晚只是想给慕皓天一点颜色瞧瞧，不想要他的命，不想让他受伤，更不想要八千万……可事情的发展超出了她的预想，如今，不论是慕皓天损失八千万，还是被撕票，殊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——谁让她手贱，把慕皓天从保镖身边绑走？白白让绑匪们捡了个便宜。

你闯祸了。殊晚仿佛听到上帝的责备。

她得找到他，救出他，让事情回到最初的原点，义不容辞。

殊晚不知道该怎么找人，只能竖起耳朵，希望用她独特的听力捕捉到一些信息。她穿过清水市的大街小巷，屏气凝神地听着空气中浮动的声音，尤其是那些低低的交谈声、诡秘的窃窃私语声。

她听到某个女人和隔壁老王用约定的暗号说话，某个家庭美满的男人其实是同性恋，某个小学生给了卖红薯大叔五十块钱，请他帮忙开家长会。

这世界精彩绝伦。

可是，没有慕皓天的消息。

殊晚徒步走了六个小时，从清水市南面走到北面，从夕阳西斜走到夜深人静。殊晚心急如焚：慕皓天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，不然我的罪孽就大了。

时间已经很晚，街上只有寥寥几个行人，殊晚束手无策，又无法放下这件事，她坐在路边茫然地看着对面的霓虹，倒是看见不远处走出来一个人，脑袋锃亮，正是陈三猛。

陈三猛带着几个中朗的员工仍在打听慕皓天的消息，忙碌一天，人困马乏。殊晚想知道他们打探到了什么，悄悄地跟上去，竖着耳朵听他们说话。

陈三猛点了一支烟，焦躁地道：“大海捞针似的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”

员工们也叫苦不迭：“警察都找不到，我们能打探到什么消息。”

“总得尽力。不然，上头要骂人。”陈三猛吸了一口烟，朝员工们挥了挥手，说，“都回去好好睡觉，明天看要不要继续找人。”

员工们各自散去，陈三猛走向自己停在路边的车，是辆二十万出头的越野。陈三猛坐在驾驶座上，没急着发动车子，而是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，那头接起后，陈三猛压低声音，神秘地道：“货还安全吗？”

那头说：“陈哥，你放心，姓慕的被关得好好的。慕老头子已经说了给钱，明天傍晚交易。这里是清水市，不是他慕家的地盘，就算慕家来人，人生地不熟，一时半会儿他们也打听不出什么。”

“但慕家家大业大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们得小心点。”陈三猛有些紧张，“何况还有另一拨人，就是那天晚上绑架他的人。我们只是捡了个便宜，查到是谁干的吗？”

那头说：“不知道是谁干的，但我们绝对没被人跟踪。陈哥，既然我们查不出来，警察照样查不出来，就算查出来了，绑架这事也是别人干的，跟我们没关系。”

“嗯。但我们得小心。”陈三猛警惕地看着周围。

他坐在车内，车窗只开了一道小缝，殊晚躲在车后，眉头越皱越深，就说这个陈三猛不是好人，拆她的房子，如今又干上了绑架的勾当！

他还想把事情推给她。

陈三猛踩了油门，车子在夜色中滑出。清水市背山面水，陈三猛将车开

往市郊，半山腰上有个茶叶加工厂，是他表哥开的，位置偏僻隐蔽，平时只有工人来往。保安看到是陈三猛的车，开了大门放他进来。

车子停在某幢小楼前，陈三猛进屋，看到屋里几个男人在搓麻将，陈三猛骂道：“什么时候了，还赌钱！把赚钱的事情抓紧了，以后还怕没的赌吗？”

其中一个男人回道：“陈哥，这不是守夜无聊嘛，打个麻将提提神。放心，阿武在屋里老老实实守着呢！”

陈三猛一脚踹向他的凳子：“不准打了！明天傍晚就交易，再把事情梳理一下，防止意外。”

麻将摊子散了，男人们凑在一起商讨大计。茶叶加工厂不大，这个季节没有开工，只有零星几个屋子亮着灯，殊晚与昏黑的夜色融为一体，如鬼魅一样游走在加工厂。她爬上某幢四层楼房，最东侧的屋子亮着灯，殊晚爬过去，在窗户边瞧了一眼。

屋子很小，里面有两个男人。其中一个坐在靠门处的沙发椅上，百无聊赖地玩手机；另一个被绑在椅子上，双手反剪在背后，正是慕皓天。慕皓天一天一夜粒米未进，精神状态不太好，他垂着眉眼，额前几缕碎发投下疏疏阴影。

他看起来蔫蔫的，但双手在背后轻轻磨动，手指间有一根钉子。白天他说他要上厕所，被人揍了一顿，那人还骂道：“当老子没看过电视，你们这些人最喜欢在上厕所时耍花招。”慕皓天被打倒在地时悄悄地捡起一根钉子，意图用它磨断手腕上的绳索。

这是一项艰难的工程，但他得坚持下去。对方没有蒙面，也没给他戴眼罩，这意味着——哪怕绑匪拿到钱，仍会撕票。

经过十多个小时的努力，绳子已经被磨成一根细线，他双手一用力，扯断绳索。慕皓天没急着站起身，他抬起头，沙哑着声音，道：“我真的想去洗手间。”

“洗手间？”看守扔开手机，从沙发椅上站起来，“你今天没喝水，去什么洗手间？当老子傻啊！”他走过来，准备再揍慕皓天一顿，不料慕皓天突然跳起来，迎面箍住他的脖子，一个手刀利落地把他砍晕。

殊晚正好看到这一幕，不由得赞道：“哟，资本家有几下子嘛。”

小屋外还有看守，慕皓天不敢走，他看向窗户。殊晚头一缩，赶紧溜掉。慕皓天推开窗户，顺着空调台一步步跳了下去。

慕皓天刚落地，屋外的看守推门进来，看见倒在地上的兄弟，顿时觉得不好，大呼：“他跑了，他跑了。”看守把身子探出窗外，正好看到慕皓天仓皇离去的身影，大叫：“他在院子里，快追！”

茶叶加工厂现场乱成一团，慕皓天趁机翻出围墙。墙外比墙内高，而且是个斜坡，坡上许多乱石，夜色昏暗，慕皓天看不清，跳下去后摔倒，小腿撞在石头上直接骨裂，他痛得发出轻声哼叫，却顾不上疼痛，一瘸一拐地往山上逃去。

男人们追了出来，人还不少，睡觉的也全被叫了起来，有人没忘记拿手电筒，匆匆忙忙追上山。

山上树多，乱石也多，慕皓天是外地人，对地形不熟悉，加上右腿疼痛，追赶的看守离他越来越近。手电筒的光在林中乱晃，纷乱的脚步响在山间，慕皓天心头大骇，这样的局势，他很难逃掉。

旁边突然跳出一个人影，一把拽住慕皓天，慕皓天条件反射出拳揍她，落了个空。对方捂住他的嘴，身体靠得近，慕皓天发现她个子比自己矮，身形娇小——是个女人。

“嘘——”殊晚示意他噤声，“抱紧我。”

说话时殊晚没忘记变换声调。

慕皓天一怔，是黑寡妇。

追赶者的脚步越来越近，各个方向都有，他没有犹豫，抱紧殊晚。殊晚化出长尾，她选了一棵高大的树，长尾卷着树干一圈一圈地爬上去。

慕皓天睁大了眼睛，他又看到了前天晚上把他从坑底卷出来的东西，很长很长，在暗夜中呈黑灰色，顺着树干蜿蜒而上。

真是绝妙的辅助工具，回去之后他要去买一套。

与此同时，他还发现另一件有趣的事情——这女人身材很好。

女人胸前的高耸处紧紧贴着他的身体，她的手臂纤细，由此可以推断她

身形苗条，慕皓天的手往下探了探，他想知道她的腰臀长得如何。

刚摸到她腰上，殊晚浑身一颤：“你敢乱动，我就把你扔下去。”

她刻意地恶声恶气。

“不是你叫我抱紧你的吗？”慕皓天识趣地收了手，在他的掌心，捏着一枚从对方衣服上拽下的纽扣，慕皓天悄悄地把纽扣放入自己的衣兜。

追赶者越来越近，殊晚没注意他的动作，加快爬树速度。两人很快爬到高处，躲在浓密的树冠中。殊晚的长尾倏忽间不见了，剩下两条白生生的腿，夜色太暗，慕皓天没看清那是什么，只觉得奇妙，内心感叹科技的伟大。

下面人影晃动，慕皓天和殊晚屏住了呼吸，全神注意着追赶者的动静。

他们左看看，右看看，没看到人，继续往前面追去。

等他们走远，慕皓天开口：“我该谢谢你。”

他不知道她的目的、她的身份，但慕皓天有种直觉，这个女人不会要他的命。所以慕皓天胆子也大了：“你刚才爬树时用的是什麼？”

殊晚脑中警铃大作，那是她最大的秘密，不到万不得已她不会在外人面前化出尾巴。她没好气地道：“要你管！”

居然从一个雇佣兵嘴中听到这种话，慕皓天忽然想笑。他不依不饶，道：“把你那套工具卖给我，我出双倍价钱。”

“你的才是工具！”殊晚气愤。

“不是工具，那是武器？”慕皓天对此很有兴趣，“卖给我吧，价钱你开。”

那是尾巴！不卖！！

下面又有追赶者跑过，手上拿着手电筒，陈三猛的光头脑门锃亮，没好气地骂：“快找！他跑了就麻烦了！”慕皓天觉得这个大光头有点熟悉，目光追随着陈三猛，陈三猛从树林中消失后，慕皓天低声自语：“这是……”

“陈三猛。”殊晚终于找到机会讥讽他，“你的得力部下。”

前天视察时陈三猛陪伴在侧，慕皓天想起来，这是分公司的一个员工。他只见过一两个绑匪的脸，没想到公司的员工也掺和进去。慕皓天转头看殊晚，夜太黑，他看不清殊晚的表情，但能听出她语气中的幸灾乐祸。

慕皓天说：“你好像挺高兴？”